

婚姻

症候群

宗昊
著

宗昊
社会纪实
小说集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婚姻

症候群

宗昊 著

宗昊
社会纪实
小说集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婚姻症候群 / 宗昊著. —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53-3198-0

I. ①婚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1074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010-57350400

门市部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规 格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9

插 页: 1

字 数: 205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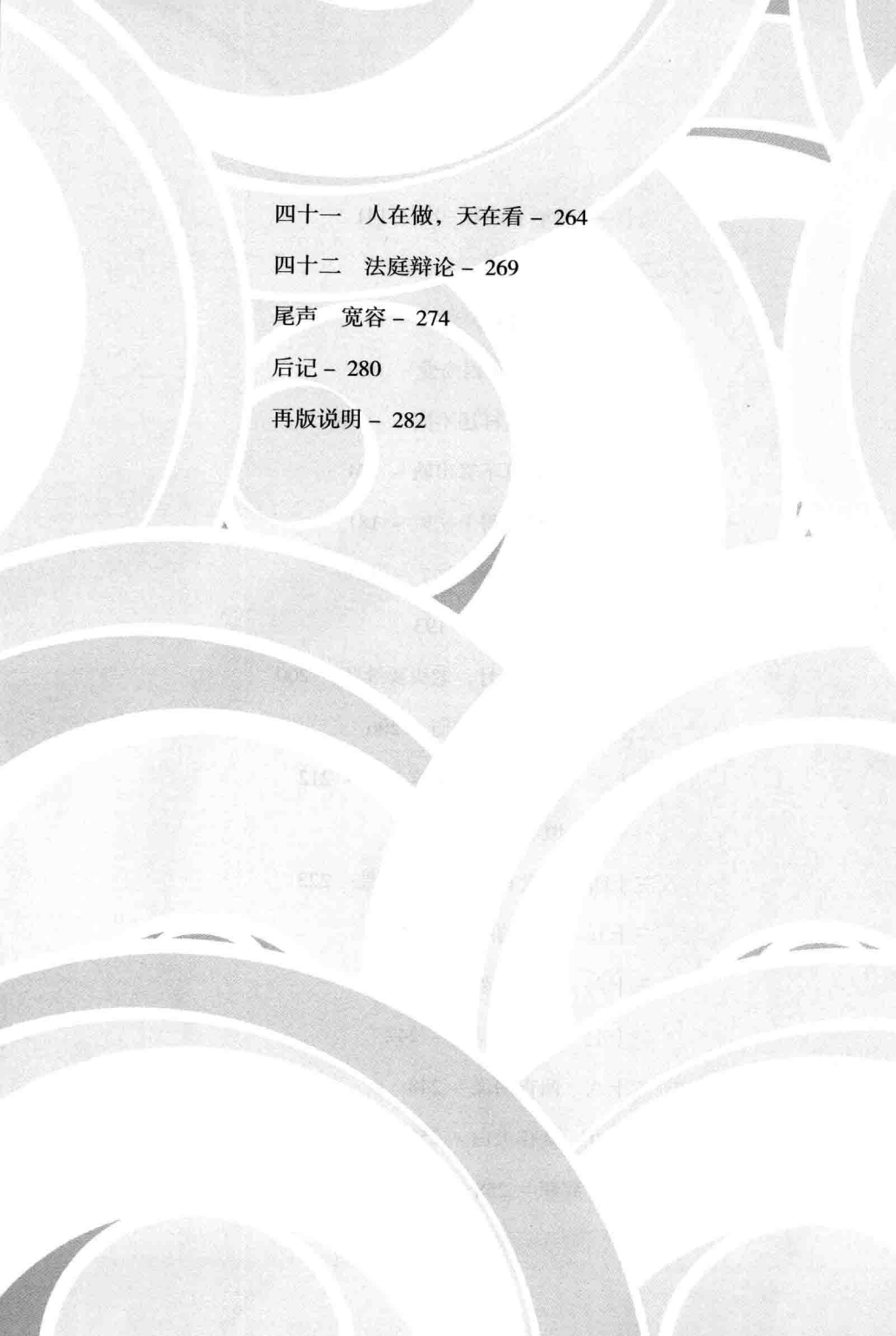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30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目 录

- 一 挨打的男人要离婚 - 001
- 二 为了房子要离婚，门儿也没有 - 007
- 三 早就应该离啊！ - 014
- 四 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亲 - 019
- 五 一对苦命人 - 025
- 六 替儿媳妇撑腰 - 031
- 七 无爱的婚姻哪里走？ - 038
- 八 离，是一种解脱 - 045
- 九 到底是谁离婚？ - 050
- 十 十五六岁的他想让父母离婚 - 058
- 十一 离婚是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- 068
- 十二 星巴克的交谈 - 073
- 十三 一场另类的拯救 - 080
- 十四 离婚打成了全武行 - 086
- 十五 这样的婆婆 - 093
- 十六 这样结婚是不道德的 - 101
- 十七 房子和孩子，要哪样？ - 111
- 十八 这就是传说中的后院起火 - 120
- 十九 放了他？ - 126
- 二十 一个死都要离，一个死也不离 - 136

- 二十一 七年了，第一次 - 141
- 二十二 是该反思了 - 148
- 二十三 老夫老妻要离婚 - 153
- 二十四 离婚也是因为爱 - 161
- 二十五 打成这样还不离？ - 168
- 二十六 网恋算不算出轨 - 174
- 二十七 最后还得上法院 - 181
- 二十八 为什么会这样？ - 187
- 二十九 无法释怀 - 193
- 三十 丧偶三个月，老头要续弦 - 200
- 三十一 上班可以疗伤 - 206
- 三十二 原来还有换亲这一套 - 212
- 三十三 做局 - 217
- 三十四 一堂有意义的法律课 - 223
- 三十五 意外的结局 - 230
- 三十六 姚遥被袭击了 - 236
- 三十七 第二次见面 - 242
- 三十八 调查阴谋 - 248
- 三十九 真相大白 - 253
- 四十 辞职 - 258



四十一 人在做，天在看 - 264

四十二 法庭辩论 - 269

尾声 宽容 - 274

后记 - 280

再版说明 - 282



挨打的男人要离婚

姚遥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克制不住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男人：四十多岁，有点儿谢顶，眼睛里充满了惊恐、无奈和委屈。做了十年律师，打了七年离婚官司，姚遥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带着这样委屈神情来找她求助的男人。

姚遥的助手给两个人端来了水。姚遥的是自己的杯子，助手晶晶知道她的口味，平常只喝普洱，而且是云南的生普洱。这种茶喝在嘴巴里会带一点微微的苦涩，但是很健胃，还安神。姚遥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白天稍有风吹草动就睡不着觉了，所以什么铁观音、龙井这些茶姚遥基本上不敢碰，咖啡更是连想都不要想。她的杯子里只有这一种生普洱。

但是，当律师的办公室里少不了来人。尤其是姚遥，三年前被妇联看上，当上了公益律师——是着重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公益律师。从那以后，姚遥的办公室里经常会有怨妇出现。她们有各种可怜的身世，又遇上了各种背信弃义的丈夫，她们的头

脑子里除了哀怨还是哀怨。为了让她们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得到短暂的平静，为了帮助她们恢复理智，姚遥特意让助手准备了一些甜的东西：糖果和水果茶。

今天面对这个男人，助手也有点犯难。晶晶为他泡了一杯龙井，这是晶晶自己的藏货。也是没来由，从接到这个男人的第一个预约电话起，晶晶就觉得这个男人是个可怜虫。他打电话的声音颤颤巍巍，还小得可怜，晶晶好几次都让他把声音提高了再说话，但是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那头还是显得那样无力苍白。晶晶放下电话还跟姚遥开玩笑，说这个人是不是没吃饭啊，怎么弄得跟特务接头似的。

姚遥现在就领教了这个接头的“特务”。晶晶给他端来了冒着热气的绿茶，茶是玻璃杯泡的，颜色净透，杯口上方萦绕着热腾腾的雾气。晶晶的动作有些快，看得出茶杯有点烫手。男人的眼光先是无处可放，不敢和姚遥对视，晶晶端着热茶一进来，把他的眼神救了。他一直盯着晶晶行走的线路，当他发现晶晶是给他倒的茶，他立刻诚惶诚恐地站起来，速度之快让姚遥和晶晶都始料未及，差点把椅子都拽倒了。

晶晶把茶杯放下，给了男人一个职业的笑容，男人更加惶恐，搓着手说：“不用麻烦。您看，我不渴！”

姚遥坐在桌子对面，观察着他，凭借职业的敏感，她觉得这个男人不是刻意在找这种状态，他是真实的。可是，是什么情况能让一个男人如此胆怯和惊恐呢？

晶晶放下茶就出去了。姚遥安抚着男人，说：“您不用这么紧张。您找我有什么事，可以直说。我们是律师，为当事人保护隐私是我们的职责，为您争取合法权益是我们的工作。您可以放心。”

男人又搓了搓手，狠狠点了点头，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说：“是、

是。我是听妇联的张大姐说，说您是个好律师，我这才来找您的！”

姚遥有点惊讶，妇联？还张大姐？姚遥又问了一句：“您是说，权益部的张部长吗？她介绍您来的？”

男人点点头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。姚遥迅速调整自己的表情，又慢慢地说：“我和张部长合作很多年了。她介绍您来找我，是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？”

姚遥觉得自己的问话没什么不妥，而且语气也很缓和。可是她的问话却如同导火索，姚遥眼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脸色迅速变了，如同孩子般，在短短两三秒钟之内就变得无可挽回，眼睛红了，嘴角撇了，连鼻头都红了。在两滴浑浊的泪珠滚落之后，男人的抽噎变得肆无忌惮，最后就成了号啕大哭。

七年里，姚遥平均每周都要接待一名妇联介绍来的女当事人。每周姚遥的办公室里都会弥漫着泪水凝结成的空气。但是，看一个中年男人号啕大哭，姚遥还是第一次。

姚遥有点惊慌地跑过去给男人递纸巾，男人双手捂脸，鼻涕一把泪一把。姚遥站在他身边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只好站在那等着他哭完。

足足过了五分钟，男人的情绪才慢慢恢复了平静。姚遥看着半盒纸巾已经被揉成了纸团，这才把录音笔打开，安慰男人说：“到我这来的，都是有一肚子委屈，您现在要是平复了，咱们就开始吧。您把您的情况先简单说说，看看我有什么能帮您的。”

男人没说话，而是向前拉了拉椅子，把自己的胳膊放在面前的桌子上，向上撸起了袖子。男人是带着哽咽之声做这一系列动作的，姚遥的视线聚焦在他的胳膊上，一块一块的瘀青现了出来。瘀青的程度不一，看来造成的时间也不一样。瘀青之间，还有隐约的别的伤疤，似乎是割伤的，近距离地观察，有些恐怖。

男人收起一只胳膊，又撸起另一只，也是这样，然后是腿，男人只把裤管卷到了膝盖，两条小腿上也都是伤痕累累。放下裤管，男人为难地说：“还有腰、后背也是，肩膀上也有。”

姚遥见过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家庭暴力前来求助的女性，她们身上的伤也都是匪夷所思，有被利器伤的，有被烟头烫的，有被酒瓶子砸的，但是今天这个男人身上的伤痕让姚遥算是开了眼，如此密集的大面积的伤她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姚遥在脑子里出现了刑事犯罪的影子，可是很快打消，因为妇联权益部是不可能把刑事案件推荐到她这里的。

男人展示完伤痕，开始说话：“我姓姜，我叫姜玉成。我找您，是想咨询一下，怎么能尽快离婚，越快越好。”

姚遥问：“那您身上的伤……”

姜玉成叹口气，说：“打的，我媳妇打的！”

姚遥太惊诧了，眼前这个男人身高大概在一米七五以上，微胖，除了面色憔悴和微微谢顶以外，看不出有太柔弱的地方。被老婆打成这样，这老婆得什么样啊？

姜玉成看出了姚遥的惊讶，他自己似乎已经习惯了别人的这种眼光，他很镇定，缓缓地说：“我没骗您。我和我媳妇结婚十多年了，头三年我们还挺好的，到后来她脾气越来越大。尤其是从前年开始，我们厂子效益不好，我下岗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就越瞧我越不顺眼。开始是天天骂，骂我好吃懒做，骂我光吃不拉……开始我还忍着，想着她可能快到更年期了，脾气不好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可是后来，她越骂越难听，在屋里骂还不行，还要把我揪到院子里骂。您知道吗，我们住的地儿在南城，街里街坊的全认识。她把我揪到院子里骂呀，整个大杂院的都能听见。老街坊出来劝，没用；居委会的来劝，也没用。后来把我实在是骂急了，

我就还了嘴，她就开始打我！头一次，她是顺手抄起了墙边的墩布，劈头盖脸地朝我打啊。您知道吗，那墩布是人家街坊墩完地，刚在水池子里涮完，还没拧干净的墩布。她就拿它打我啊，泥点子、脏水抽得我一身一脸。街坊们拉都拉不住。打那以后，甭管什么事，只要是瞧我不顺眼，她手边有什么就抄起什么打我啊！”

姚遥忍不住地插了一句：“你没反抗过吗？”

姜玉成把头低得都快夹到两腿中间了，说：“我打不过她。她每次都是下死手，都恨不得当时就把我打死。有一次，实在把我打急了，我就往外跑，正赶上我们大舅子来，在胡同里迎面就撞上了。您知道吗？连她亲哥哥都瞧不下去了，她那天是举着菜刀追我啊。是她哥哥上去把刀给夺下来的，完了还领着我去医院缝的针，当时一胡同的人都吓傻了，我的血啊，您知道吗，从我们家厨房一直流到胡同口啊！”

姚遥听着姜玉成的叙述，看着这个男人泛红的眼圈和鼻头，不由得得不相信。不过，姚遥还是说：“您说的这些我都相信，不过，家庭暴力这种事是需要举证的，恐怕我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取证。”

姜玉成的眼睛突然有点发亮，他有点兴奋地说：“我知道、我知道。张大姐也是这么对我说的。那次是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被她打得不敢回家，就跑到居委会躲着。居委会的吴大妈也是看不下去了，就带着我去了妇联。不怕您笑话，我知道妇联那是给女同志撑腰的地儿，您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让媳妇给打得上妇联说理，您说我这脸……咳，反正我这辈子是没脸见人了。”

姚遥不得不同情起这个男人。当他被自己的老婆追打得无家可归，被居委会的老大妈领进妇联的时候，他那一刻的尊严应该已经丧失到底了吧。

姜玉成接着说：“后来张大姐问了情况，又看了我的伤，说

男人打老婆她们管，这女人打老公她们也得管。然后，她们几个领导就去我们家了。”

姚遥问：“有效果吗？”

姜玉成痛苦地摇摇头，眼睛都闭上了，说：“没有啊。您知道吗，妇联的领导不光去了我们家，还去了我媳妇他们单位，没用！当时找她谈话，她说她不打了；转过脸来就不是她啊，回来接茬儿打。不光打我，还说‘是你不要脸，你把这事告到我们单位的，我才不怕’什么的。唉！那些日子我都想寻死啊！”

姚遥问：“那您又找妇联了吗？”

姜玉成说：“找了！妇联还偷偷联系了一个治精神病的大夫来我们家看过，人家大夫说她没病！后来张部长说她也沒辙了，就让我去医院验伤，然后就把您电话告诉了我，让我来找您。您知道吗，现在妇联的人都认识我了，见着我就问‘还没离哪？’”

姚遥轻轻叹了口气，心想，如果这一切属实，恐怕也只能离了。

姜玉成从随身带的布袋子里拿出一沓子纸，姚遥接过来看了看，都是医院的诊断书，各种伤害证明，时间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一年前。姚遥不解地说：“既然医生鉴定了您爱人的精神没有问题，您又长期受虐待，您怎么不早点提离婚呢？”

姜玉成嗫嚅了半晌，吭吭哧哧地说：“我们结婚以后住的房子是她娘家给的。我要是离了婚，我没地方去。”

姚遥点点头，在本子上记下了，又问：“那怎么现在又下定决心离了呢？”

姜玉成的脸都红了，又是吭哧了半天，才说：“我们家……要拆迁了。”



二

为了房子要离婚，门儿也没有

姚遥按照姜玉成提供的资料，找到了姜玉成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。虽然已经和张部长通过电话，并且拿到了妇联方面的相关受理记录，姚遥还是不太放心。这个案子，她必须要实地考察一番，才能确定是否要帮助姜玉成打这个官司。不是她不相信姜玉成，而是案子里涉及了拆迁。事务所里的同事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，凡是涉及房产和拆迁的，都要多加二十分小心。姚遥在事务所待了十年，打了七年离婚官司，看到听到了太多因为房产引发的离婚案件。有人是为了拆迁能多分房，哭着喊着要赶在拆迁之前把婚离了；有人是明明感情已经破裂，并且分居多年，可就是为了耗房产，说什么也不签字。

姚遥只凭姜玉成单方面提供的信息还无法确定，姜玉成是不是为了房产才离婚的。她需要见到当事人，哪怕是从侧面了解一下情况也好。毕竟姜玉成是个男人，不是这个社会所认定的弱势群体。如果他是为了图谋房产而要离婚，那对于他的妻子来说就

是不公平的。但是如果他所说的情况都属实，那姚遥也要去为他争得应该属于他的那一份。

没怎么太费事，姚遥就找到了居委会的吴大妈。吴大妈人特热情，典型的老北京，说话的味儿和姜玉成有一点儿像。姜玉成的口头语是“您知道吗？”吴大妈的口头语是“您可不知道！”

吴大妈看了姚遥的证件，听了她的来意，上来就滔滔不绝：“姚律师！您可不知道！这小姜可是个老实孩子。他们家就他一个男孩，上头有俩姐姐，前年吧，还是去年啊，他老妈刚没！哎哟这孩子真是命苦！小时候没享什么福，听说家里条件不好，寡妇女拉扯他们姐弟仨！您说这大了大了，又摊上这么一个媳妇儿，这不是上辈子造孽吗！”

姚遥在感情上很爱听大妈这么跟自己唠嗑，但是时间不允许。她只好客气地打断吴大妈：“大妈，您主要给我说说他们两口子的吧！”

吴大妈赶紧拉回话茬儿：“您瞧我，扯远了。她媳妇打小就是我们这片儿的。这房子就是她娘家给的嘛。她爹妈我们都认得，也是前几年没的。要说这孩子……”

姚遥又不得不插话了：“她叫什么，在哪工作啊？”

吴大妈说：“噢，叫李淑华。跟姜玉成应该是同岁，我们刚进行完入户登记，没错。工作就在前面一站地，有个肥羊超市，在超市上班。两口子是结了婚就在这儿住，这么多年了，刚结婚那两年挺好的，后来就不行了，动不动就吵。哎呀，您可不知道！说是吵架，其实就是李淑华骂街，骂姜玉成骂得那个难听啊。开始我们邻居街坊的还出来劝，嘿，谁劝骂谁。我们那阵儿都怀疑这李淑华是不是到更年期了！要不，就是得了神经病什么的！嘿，您猜怎么着，后来骂都不解气了，干脆就打上了！”

姚遥一边记录一边问：“那您知道他们吵架都是为了什么吗？”

吴大妈姚摇摇头，说：“您可不知道！都是屁大点事！什么嫌姜玉成做饭做晚了，菜咸了，冬天炉子没封好，夏天窗户没关严……哎呀，没一件正经事！”

姚遥又问：“那姜玉成没反抗过吗？”

吴大妈一拍大腿，说：“您可不知道！那李淑华厉害的，平常没事，一打起来，都是下狠手啊！我们开始也奇怪，您说姜玉成一个大爷们儿，怎么也打得过一个娘们儿吧！嘿！还真干不过。我们这儿的男同志去拉过架呀！俩男的愣是拽不住她！最怕的就是在厨房打起来，邻居们都得关门，她敢举着刀砍啊！您可不知道！去年，一个外地小伙子，刚大学毕业，在他们那院子里租房住，头一回看见这阵仗，给吓得，当时就报警了。人家警察来一看是两口子打架，就教育了两句，走了。我们一看，人家警察也管不了啊，干脆还是劝小姜，离了算了！”

姚遥突然问了一句：“大妈，咱们这要拆迁是吧？”

吴大妈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是啊！和这事有关系吗？”

姚遥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那这房子是李淑华的，据您所知，姜玉成有房子吗？”

吴大妈努力地想了想，说：“没有！先前他妈在那会儿，是住在他姐姐那，好像是二姐。他媳妇把他打急了，他就躲他姐家去！好像他姐那也不宽敞，两口子，带一个孩子，还有个老妈，所以，每次躲也躲不了两天，就还得回来！”

姚遥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又问：“他们两口子没孩子吗？”

吴大妈又一拍大腿，说：“要不说呢！您说要是有个孩子，是不是就不至于打成这样了？”

从居委会出来，姚遥径直就到超市去了。不管是出于好奇还

是取证，姚遥都想会一会传说中的李淑华。在居委会吴大妈那儿，姚遥见着了李淑华的照片，一张蛮端庄的脸，浓眉大眼，短发，很精干利落，照相时穿的还是一件红衣服，脸上还化着淡妆。虽然那个妆容在年轻女性们看来化得毫无技巧，但是姚遥还是从浓浓的眉毛和眼线里看出了一个女人对生活的渴望。姚遥很难把照片上这个人同那个举着刀、追着老公满胡同跑的泼妇联系起来。她更愿意相信是这个女人的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，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。要知道，光看照片，李淑华看上去要比姜玉成小好几岁，而且，姚遥看得出，年轻时候的李淑华，一定是那个时代的美女。

在超市里，姚遥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李淑华。首先是超市很好找，就在路边，虽然装潢上不比家乐福、沃尔玛，可是一看门脸就知道，这应该是方圆五里最大的超市了。走进里面，光线很好，因为时间是在下午，超市里人并不多。早上赶集的大妈们都回家休息了，鲜菜货架上已经没有了商品，散装鸡蛋也卖没了，只剩下了盒装的。姚遥在稀松的人群里，一眼就看见了李淑华，靠着饮料货架站着，没和任何人聊天。和周围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的促销员比起来，这个李淑华的脸上写着两个字：孤独。

姚遥走过来，看着李淑华，李淑华正看着远处发呆，没发现她。姚遥轻轻地叫了一声“您好”，李淑华反应过来，看着姚遥，问：“想找什么？”

姚遥递上了自己的名片。姚遥有两张名片，一张是事务所的，名头就是“律师”；一张是妇联的，是“公益律师”。姚遥递给李淑华的，是“公益律师”。李淑华略带疑惑地瞄了一眼，又打量了一下姚遥。姚遥今天没穿套装，就是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，背着一个很大的包。姚遥还扎了一条辫子，这身打扮不由得李淑华狐疑。她问姚遥：“你找我？什么事？”

姚遥说：“是妇联和街道、居委会让我过来看看你，看看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。”

李淑华愣了一下，忽然间鼻子抽了一下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我有什么困难？有啊！我缺钱，你能给我吗？”

姚遥笑了笑，说：“是你先生来找我们求助的。他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出了点问题。”

李淑华的身体一下子挺直了，后背从刚刚倚靠的货架上弹了回来，她恶狠狠地说：“这个臭不要脸的！他还要往哪儿散啊！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？”

姚遥听着李淑华的声音明显提高了，赶紧安抚她的情绪，说：“要不，我等你下班，咱们找个地方谈吧！现在咱们说这个，你不方便吧？”

李淑华很明显是在克制，她看看四周，已经有别的促销员往她们这里看了。李淑华二话不说，拽着姚遥的胳膊就往外走，姚遥没防备，紧走几步跟上李淑华的步伐，胳膊还是被她拽得生疼。

李淑华一口气把姚遥拽到超市门口，立定了，看着姚遥，一脸的挑衅加不屑，说：“说吧，找我干吗？那浑蛋到底说什么了？”

姚遥耐心地说：“你先冷静冷静。您先生——是姜玉成对吧？他来妇联求助，展示了他身上的伤，还有医生的鉴定书。你知道，妇联是咱们妇女的娘家人，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丈夫来妇联投诉遭受妻子暴力的。我们不能仅仅听信姜玉成的一面之词，不管我们接下来要做调解还是维权，我们都要取得你们夫妻双方的信任。我必须得听你怎么说。”

李淑华看着姚遥，舌头在嘴巴里搅动，姚遥这才发现，她应该正在咀嚼口香糖。脸部的动作和眼珠一起，有规律地运动着，把李淑华的五官弄得有点扭曲了。李淑华狠嚼了几下，对姚遥说：